

东江文丛 / 李勤 主编

银河出版社

客家人

邓仕勇 著

KEJIA REN



客家人

邓仕勇 著

K E J I A R J I A N

东江文丛／李勤主编

银 河 出 版 社

东江文丛/客家人/邓仕勇 著

银河出版社 2008.5

ISBNB 978-962-475-610-4

I 东…

II 客…

III 邓…

IV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V. I 268

书 名：客家人

作 者：邓仕勇

出 版：银河出版社

地 址：香港铜锣湾邮政31130信箱

规 格：889x1194 1/32

印 张：5.5

印 数：1-3000册

版 次：2008年5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国际统一书号：ISBNB 978-962-475-610-4

定 价：18.00元



邓仕勇，男，1976年9月出生于惠州市惠城区芦洲镇。1993年开始发表作品，迄今在省市报纸、杂志上发表作品60余篇。多篇作品获奖。系惠州市作家协会会员，惠州市散文学会秘书长。现供职于惠州日报社。

总 序

李 勤

“一自坡公谪南海，天下不敢小惠州”。不错，惠州有着足堪自豪的文化储藏。远的不说，就是现代的廖仲恺、邓演达、叶挺、东江纵队等熠熠生辉的名字，也足以令世人仰视。到了当代，因了大亚湾核电站和壳牌石油，惠州再次成为世人瞩目的热土。在文化方面，各种报刊也如春花般应运而生，争妍斗艳。然而，世纪交替之际一阵飞沙走石，全市十几份报刊被连根拔掉，惟剩日报一根独苗。于是，经济热土同时也成了文化沙漠。惠州的文学作者长年找不到发表园地，流离失所。

2005年初，急于改变现状的市作协领导班子把我推上了副主席、秘书长的位置。但是，我这么一个不懂公关、不善交际的“半哑巴”，能为惠州文坛做些什么呢？苦思之下，我想到作为惠州第一个用电脑写作的作家，我应该以己之长打开局面。于是，在热心人阿南的鼎力支持下，我创办惠州作家网，接着开通惠州文学论坛，把绝大部分的市作协会员

聚集到惠州文学论坛上，并热心扶助文学新人。2006年，我又自告奋勇地执编《惠州文学交流》，启用论坛骨干组成编辑部，组稿、编辑、校对、发行，所有工作全都靠这些论坛骨干在业余时间义务完成。就这样，惠州文学论坛和《惠州文学交流》虚实结合，相得益彰，惠州文坛很快就呈现出绿意盎然的喜人景象。惠州文学论坛至今已有注册会员一万多名，收集文学作品近万件。许多停笔多年的作者因此重新开始，迎来第二春；更多的文学新人在论坛交流中，汲取养分，茁壮成长。这两年，市作协发展的新会员中，80%以上是惠州文学论坛培养推荐的。仅去年一年，就有四位论坛骨干成为省作协会员。去年，惠州市作家协会按体裁分类，相继成立小小说、小说、诗歌、散文、文学评论、报告文学、中外散文诗等七个学会，惠州文学论坛骨干会员更是实至名归地成为多个学会的领导人……

此刻，看着桌面上一字排开、即将付梓的《东江文丛》十三册书稿，丰收的喜悦荡漾心田，一个粗豪的句子突然蹦了出来——敢为天下先！

两年前，惠州文学论坛一周年之际出版第一本论坛作品集《网玉》时，省作协副主席谢望新先生在序言中给予高度评价：“像这样将公开发表的网络文学作品结集出版，在惠州独一无二，在省内、国内亦属罕见。而由‘官方’主办、个人集资方式出版，也是首例。”那时，我们对此赞誉还有点愧不敢当。现在，当我们在惠州文学论坛三周年之际，还是沿用“由‘官方’主办、个人集资”的方式，出版《东江文丛》一套十三册时，我们敢于理直气壮地放言：这在全国，也是绝无仅有的！

当今社会，文学网站比比皆是，号称作家网的也数不胜数。但是，即使是中国作家网，也是聘请网络专业人员进行管理的，其实并没有多少作家坐镇其中。而像惠州文学论坛这样由市作协副主席亲任管理员、由市作协下属各学会领导担任版主，本市大部分作协会员实名制注册登录论坛发表作品、进行交流，并以论坛为主体编辑出版市文联、市作协联合主管的文学期刊，却是天下第一家！我亲自为一些不懂网络操作的作家在论坛上注册，从登录、发帖、回帖、跟帖到进行版面管理，一一示范，教会为止。如今活跃在惠州文学论坛的骨干会员中，有杨城、黄洁端等已退休多年的前辈老师，更有南木、阿樱、江湖海、邓东方等如日中天的文坛精英。我们冒着被网民盗用的风险，把自己的原创作品发表在论坛上，虚心听取意见，也认真研读别人的作品，提出真诚的意见，通过严肃、认真的探讨，求得共同提高。而这种严肃认真，正是别的网站所不具备的。这正是惠州文学论坛有别于其他文学网站、吸引全国各地作家、作者慕名前来之所在！

我们要做的并不仅仅是让网络之林多一个文学网站。我们创办惠州文学论坛的真正目的在于：用最少的资源，为惠州营建一个文学家园。但是，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常言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而现在我们正在做的，就是要将这不可能之事变为现实！三年来，我和惠州文学论坛的骨干会员们，不是用金钱（因为我们是“穷文人”，少的就是金钱），而是付出心血、时间、甚至是健康为代价，换来惠州文学论坛这么一块文学净土。试想有哪一位作家，不是十分珍惜自己的写作时间的呢？时间就是生命啊。像我们这些

人到中年的作家、作者，社会的、家庭的压力都相当沉重，时间对于我们来说，真的比金子还珍贵！但我们硬是凭着一股“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傻气和勇气，豁出来，从早到晚泡在论坛上，发帖回帖，灌水，管理版块——网上的垃圾广告帖，比田地里的野草还疯狂还难除。而进行网站管理，难免会招惹是非，因为我们是实名制的，弄不好就得赔上名誉，被那些闲得发慌的胡搅蛮缠者到处发帖骂个狗血淋头。这些看似无聊、浪费生命的事情，实际上正是维持一个网站的关键。一个论坛没人灌水，就没有人气；没有管理，就没有清静。而要既健康又繁荣地发展，就得有人甘愿牺牲。所幸的是，在我这个“大傻”的周围，有一群傻得可爱的热血文友，更有一帮热心仗义的朋友（他们并非文学爱好者，但却尽心尽力地在论坛灌水，任劳任怨地帮忙管理，无偿提供服务器、虚拟空间和技术支持）。因此，惠州文学论坛才能成为一个现实化的、纯洁的、充满生机活力的文学家园。更加庆幸的是，我们赶上了好时候，遇上了励精图治的市文联主席李景文、市作协主席苏方桂，正是他们勇于变革，打破常规，放手让我们去尝试，给予精神上、物质上大力支持，才会有惠州文学论坛花果满园的今天，才会有《惠州文学交流》健美壮实的存在，才会有这即将付梓的《东江文丛》。

《东江文丛》包括惠州文学论坛第二本论坛作品集《网玉Ⅱ》和十二位惠州作家的个人作品集。

《网玉Ⅱ》汇集惠州文学论坛近两年来五十多位活跃会员的原创精品，其中大部分作品已经在全国各地报刊上发表，有些还入选权威机构选编的精选集并获得各种奖项，全

方位地展示了惠州文学论坛作家群的创作实力。这里边，有老作家的精湛之作，如陈幼荣的《感悟生命》、苏方桂的《我的五个文学老师》、杨城的《千年的歌者》、蔡楚标《大海断想》等；有精英作家的精彩之作，如阿樱的《分断雨水的夜晚》、邓东方的《梦幻缚娄》、南木的《船语》、陈雪的《中秋月》、牟建新的《冰雪天子山》、周小娅的《一地花瓣的诡秘传说》、李勤的《一路走来 恩师远去》和《归》等；有生猛新锐的精华之作，如林金旋的《街头巷尾》、陈树龙的《床头灯》、邓仕勇的《养蜂人蜜嫂》、望帆的《父亲》、陈树茂的《专家》、色色的《故乡的灯》、阿社的《磨擦》等；还有吕浩洋、仲诗文、云梦遥等一批后起之秀的作品，限于篇幅，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五十多位作者中，老的已七十有余，少的还不足二十，老中青三代同堂，或睿智，或厚实、或清新，相映成趣、各有千秋。

十二部个人作品集，有一半出自省作协会员之手，另一半则是“处子集”。原惠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幼荣，非常难得的倾心文学，近年来已经出版多部文学作品集，这部《廖仲恺与周恩来》（与廖金龙同志合作），属于革命历史题材，写的正是惠州人民引以为荣的革命志士。他们以其独到的修养和视角，给我们展示的历史画卷独具魅力、引人入胜。本人的《李勤小说选》共收入四个中篇小说和十一个短篇小说，时间跨度二十五年。开篇之《黑白》历时十年、三易其稿而成，被称为体现作家良心、振聋发聩的力作。最后一篇则是曾获广东省第五届新人新作奖的处女作。全书十五篇按时间倒序排列，人们可从中追溯作家成长的足迹和心路历程。《花边集》的作者蔡楚标，是惠州市作协现任秘书

长，他在多年的文学创作活动中广结人缘，百忙之中举重若轻，替不少作者写序，写评论，如今他将这些序、跋、后记、卷首语、开幕词等结集出版，真是五彩缤纷。黄洁端是一位文学、戏剧“双栖”才子，从事创作几十年，著作甚丰，他这部《清风明月》是一部文学、戏剧“双胞胎”，也是他将理论付诸实践的结晶，尽显其雄辩、幽默的特长，读之如赴一次艺术盛宴。《绕过秋天》的林金旋，是走势强劲的新锐，去年刚刚出版诗集《静止旋风》，如今又推出这本诗歌、散文合集，让我们拭目以待，看看这既激情又隽美的黑色旋风，是怎么激荡我们的心灵，又是怎么绕过秋天的！杨凯毅是“慢工出细活”、“为他人作嫁衣裳”的典范。他本来喜欢写诗，也擅长写散文、小说，却因为友谊或责任，不得不牺牲写作时间，来写文学评论。他这本《自相矛盾》，除几篇古代文学评论外，大都是评论本市作家、诗人作品的。其评论深邃、精辟，视角独到，观点独特，是非常难得的一部文学评论佳作。现为丰湖诗社副社长的牟建新，是惠州不太多的既热爱格律诗词创作，又能上论坛与大家进行交流的作家，《浪履集Ⅱ》是牟建新的第二本诗词集。他在电视台工作多年，走南闯北，见多识广，加之严谨的治学精神，所创作的诗词既严遵诗词格律，又富有时代的气息，值得品味。陈树龙、陈树茂兄弟俩，这次推出各自的小小说集《这事不能说》和《醒来之后》，兄弟作家成为惠州文坛耀眼的双子星。陈树龙的小小说有其自己的独特风格，作品耐人寻味，笔下的人物阿六成为标志性形象，深入人心，作品也已冲出广东走向全国；陈树茂起步较晚，而且走的是平实的正统路子，追求朴实无华，以无招胜有招，却也修成正

果，陆续在小小说权威刊物《百花园》等报刊登堂入室。细心的读者，可以从署名仅有一字之差的两部小小说集中，欣赏到迥大相径庭的艺术画卷。邓仕勇是土生土长的客家人，有着丰富的农村生活素材，虽然成为城市人已十多年，但还很好地保持了客家人勤劳、朴实的品格，《客家人》倾情地用朴实无华的文笔，抒写客家人的风貌、习俗，塑造了一批生动感人的客家人物形象。王伟民是感天动地的一个，身患重病，却在短短两年时间，就用他颤抖的手，创作了炙灼人心的几十篇散文和小说，《生命流动的声音》收入其散文中的最精彩的部分，写出身陷不幸者那痛切而敏锐的感悟，文字质朴，文风平实，却闪耀着奇异的意志之光。《道歉时代》的作者王仕伟，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就在报纸副刊上小试身手，却因故一度远离文坛，去年下半年登陆惠州文学论坛之后，文心复炽，且呈井喷状态，几个月时间内，新作不断，题材多样，并打入《精短小说》、《芳草·小说月刊》等阵地，势头很猛。

如数家珍般检点下来，我为我们惠州有这么一个惠州文学论坛，有这么一个作家群而倍感自豪。是的，我们只是一些凡人，但我们所做的，却有着不凡的意义。像我们这种“‘官方’主办、个人集资”的出版模式，肯定会是各地文学机构极想仿效而无法实施的。我们并不富裕，但我们可以拿出半个月甚至几个月的工资来救助别人，可以倾尽平生积蓄自费出书，同时，我们可以不求回报、不计名分。每一个生命个体，或每一个生命群体，在浩瀚的宇宙中，都是微不足道的。我们本来卑微的生命，因我们的清心寡欲而走近圣洁，因我们的潜修苦练而增加分量，因我们的无私奉献而闪

耀光芒。在这个物欲横流、急功近利的世上，我们敢于吃亏，敢于受累，敢于挨骂，不怕被某些聪明人斥为“另类傻瓜”。让我们的论坛、刊物、作品以及我们自身，都从良知出发，以天命起意，不断超拔，成为不那么轻易被岁月之流冲走，而是越淘洗越晶莹的美玉！

是为序。

2008年4月20日于东江学府

朴实，其人其文(代序)

杨 城

海龟一出生就在海上漂泊，几十年后，无论它们走多远都要回到出生地产卵，这是一种本能，也是一种本事。这让我想起了人类的寻根意识。因为出生的环境影响着人的一生，那种深刻就像海龟回游。一个没有童年，没有过去的回忆，没有复杂的亲友关系，没有最熟悉的乡音的地方，那怕最好也是别人的城市。

邓仕勇出生在东江河边，一个叫芦洲的小山庄。其人其文都洋溢着山村客家人的勤劳、诚实的浓厚气息，都带着那特有的烙印。我们认识是在90年代末，那时他刚走出校门，到惠州打工，干的是《惠州日报》发行员，那天，他来到了设在后所街的《惠州文学》编辑部。说实在话，那时他给我的印象，不是他诗歌的文采，而是他的诚实为人。我们聊得不多，也许是好马不须着鞭吧。果其然，他不会好高骛远，异想天开，在没有任何背景，任何作秀、取巧的情况下，靠他的勤劳诚实，专一敬业，开创自己的天地，终于成家立

业，成为一名优秀的发行人员。如果他仅仅是一名优秀的发行员，他就不会走进我的视野，那是缘于文学，他的勤奋、执著、始终不舍的追求，让他成为惠州市作协会员。也许他压根儿没想到能成为一个作家，但他有强烈的诉说的欲望。他要把一个个他熟悉的人，那些不能忘怀的故事告诉大家。

《爷爷》，用一种透着泥土气息的朴实笔调，记述了一个“没过一天好日子，命比黄莲还苦”的爷爷的一生。就是这个16岁就没了娘，就挑起一个家的穷孩子；一个不怕鬼，不怕狼的汉子；一个不怕批斗，留着“资本主义尾巴”的农民；一个从来没有想过报复，有难也不愿找别人麻烦的好人；一个到死也舍不得穿一件新衣的老人，给邓仕勇的人生竖起了一杆旗帜，给了他一副能经风雨，越艰险的坚实脊梁。言为心声，文由心生，邓仕勇做到了。《爷爷》没有任何的修饰，朴实得如数家常，却又是那样亲切感人。爷爷到死还要家人把他那件陪葬的新衣脱下才合上眼睛，爷爷要留下的不只一件衣服了，而是让后人震撼的一种精神。

在客家人群中，流行着这样一句俗话：头阉二补三打铁。如果说，这是客家人独特的传统技艺，不如说，这是客家人勤劳、务实的生存态度。也可以说，这种精神是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中诞生的。因为客居，因为贫困，因为生存，智慧开始闪光。因为这三种技艺只须极少的成本，还有，哪怕你大字不识一个，你都可以学会，学会你就可以谋生。有了这种精神，就可以到处生长、开花、结果。这是客家人，包括侨居海外的华人，行走的精神支柱。

邓仕勇的家就是客家农村，他从小就受到了这种精神的熏陶。并且他和这三种人也十分投缘。所以在《客家技艺

人》系列里，阉鸡的、补锅的、打铁的，都写得栩栩如生，如在眼前，虽不是高大威武，却可爱有加。你看那阉鸡的拐邱叔，“快、准、狠”一番描写之后，“不仅我们这些小孩纷纷好奇的前来围观，就连大人也往往被吸引过来看得津津有味，仿佛在欣赏一场精彩的艺术表演。”哪家养了多少鸡，哪家母猪下了崽，哪家买了牛仔，拐邱叔都如数家珍。为什么？因为每种动物都有一个最佳的阉割期，不能耽搁。邓仕勇这一笔写得心细。客家人的善良可以触摸。这就是写作上说的熟悉生活。这种手艺虽然独特，但已古老，被淘汰是必然之事，拐邱叔为之高兴，当这种“科学”还没有来到山村之前，他还要“活着一天就为他们服务一天。”这就是作者笔下务实的客家人。这就是邓仕勇可贵的发现。

“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这是穷人家生活的真实写照，也是客家人节俭的见证。这样，缝补业也就应运而生了。而这种生活对现在很多的年青人都是陌生的，邓仕勇靠他丰厚的生活积累，让我们走进了那个年代。补锅佬石泉公，好就好在他走村串户，服务上门；好就好在他技艺精湛，补后如新；好就好在“行走江湖除了要有真功夫外，最重要的就是要诚实待人，童叟无欺。”石泉公爱财，但他恪守“君子要财，取之有道”。当他知道徒弟心术不正时，恼怒之余决然将他逐出师门。当这种技艺就要退出人们的生活时，爱唱山歌的石泉公欣然面对，唱起了山歌——开了间厨具店。这是作者笔下乐观的客家人。这山歌唱出了乐观豁达，飘扬着祥和，也让我们好生受用。

铁匠水清公是一个好人，他打出了不少好刀，成了镇上远近有名的铁匠。我想他人生的得意之作，是他锻造了一个

他视为亲孙子的人，就是临终也没忘记要他好好读书认真学习，好好做人的人，这就是作者。作者和水清公的那分真情，让人有着一一种心颤的感觉，这种心颤就是穷苦人家对文化的那种渴望和虔诚。

《捕蛇者月华叔》为我们铺开了另一张客家人的生活画卷，我很佩服作者深厚的生活积累，捕蛇的方法，捕蛇的场面描写，那样细腻、生动，在惊心动魄的时候，却又是那样的淡定从容。当我们回过头来再次审读的时候，我们发现，作者写月华叔种种捕蛇技巧，只是他巧妙借用的载体，当“玉兰婶提来一篮鸡蛋，要酬谢月华叔，月华叔把篮子一推，说，拿回去拿回去，芦山哥常年在外给人做木匠，家里上有老下有少，就靠你一人把持，不容易，鸡蛋就留着自己吃吧。”当他不顾那个浑身恶臭的疯婆子，用嘴来吸吮伤口里的毒液，差点把自己的命也搭进去，把她救活时，他平淡地笑了笑，疯子也是人，不能见死不救。我们才明白，作者要让一种精神闪光，让爱，让一种善良的品格温暖人间，这才是他的目的。

这种种体验是深刻的、细腻的，而且是会发酵而成为永久的。这种思想的提升、飞跃，在《养蜂人蜜嫂》有了很好的体现。这是标志着作者在创作上，又走上了一个台阶，开始注意人物的形象，让故事有了细节，让结构有了层次，让主题有了深刻。作家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一个善于联想的思想家。照搬生活，记录生活，不是文学的艺术。文学作品的魅力，来源于作家有深刻意义的联想。她会让读者在有缺陷的世界里看到理想之光，让人类产生永远追求的力量。从蜜嫂困难时借钱，到伯父“接济”、使坏，宁死不从，到伯

父有难时还给他送蜜，送点钱，“怎么说也是孩子的伯父，得讲点情意，”一个坚强的自立的，而又充满同情心的农村妇女的善良朴实的形象就有了一个鲜明的轮廓。很可贵的是，作者让蜜嫂的情感有了起伏，有了转变，对作品来说，人物的形象有了立体，对读者来说，催化了情感，增加了作品的感染力。作品的另一条线索也铺垫得有条不紊，养蜂。因了她的知恩图报，得到了养蜂人的指点并赠送一箱蜜蜂。她养蜂出了名之后，她的蜂蜜价格远远低于市场价格，没钱的可以用粮换，可以赊欠，孤寡老人更是免费赠送。本想由儿子继承家业，谁知儿子不争气，她发誓，就是死了再也不会把这些蜂交给他们。养蜂、爱蜂，这样蜜嫂这个人物丰满起来了。细节在文学创作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作品中向大伯求借的细节“蜜嫂气极，却没哭，用袋子收起那几根脚毛，挂于墙上，”就让人物增色不少。散文如此，小说也如此。这是一篇比较成功的作品。

在《惠州文学交流》、《惠州日报》等杂志报纸上，我们还看过邓仕勇的另一些作品，《桂花婆婆和石春》、《那个寒夜不太冷》、《母亲的嫁妆》、《雨中手帕》都是一些叙事体散文，且都保持着朴实不事夸张，生活气息浓郁的风格。其中《雨中手帕》那份情感，那份淡淡的无奈，因其纯真而让读者、让作者刻骨铭心。

真实是文学的生命，这生命有两个意思，一个是生活的真实，一个是艺术的真实。或许可以这样说，邓仕勇有很多素材，有很多生活中真实的故事，但他的作品中，有些还缺少艺术的真实。没有想象就没有艺术的魅力。这一点是有待于作者努力提高的。比如《养蜂人蜜嫂》她的情感世界，她的